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重天行凡災祥青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故史官遇此則必以禮例書之然又屬事者以無非人事所感雖災本天行然亦事也春王二月者凡一時必冠

三月正月苟無事不書則雖二月三月而亦得以春冠之以空書時月必限首月有事之書則非首月可限也此亦例也日食記災也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秪其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則二體沓複下行之月將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漸吞蝕亦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夫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必記之第記必以日日必在朔

此不書朔者係史闕文而公穀遂發一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其義其例似甚切當而可聽而不知仍不然者杜氏註云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漢魏言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歷無不以此魯隱二年二月之已巳實係朔日徒以魯史闕文偶失朔字而公穀無賴作此妄談幸而日月干支無褒譏耳不然而明明

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何不又以為已有罪

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皆尊之之稱弟春秋十二公其所值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室必遍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即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自有常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不會葬也夏商無成

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書故儀禮有士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矣今從春秋當日列國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國君不即親往釋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則天子于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同軌則甸侯以外要荒以内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昭三

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晉之喪先君曾親執紼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塟先君簡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段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當會葬其言周制甚明今左氏無明文秪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即稍遠亦無過也但杜氏註傳謂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已乖本傳并游

吉之語若胡氏謂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禮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為証夫踐阼之禮其所為諸侯壤奠悉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况天子新喪六服遼濶此時即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即出安能于一二日間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尚書正義謂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而適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非謂東西諸侯即能

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奔喪者而辨証及此不惟失據其于事理亦不通矣且又自為例云凡書崩書葬則赴告及魯而魯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景是也若書崩不書葬則赴告雖及而魯不往會崩葬皆不書者則王室不告而魯亦不往其為例鑿鑿言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並未書塟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明云葬景王

王室亂此時雖遣送尚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

文之顯然可考者而不一簡點何鹵裂至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為君氏即隱公之母聲子也隱以居攝

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書薨

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為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

誤也夫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既稱公則公之為

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為君氏者以惠為君耶則先

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為君耶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稱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為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靳乎書甍書葬與赴告祔廟况明明經文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為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奔平王之喪

尹氏為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即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祗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即奔自東魯至成周此時尚未能達也即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為王作喪主也况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恒例公出必書豈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

一書者如以為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莖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特書之是遣送尚書况親往也且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子來求賻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並不遣卿大夫往故來求賻向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

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穀註經而悖經且造為僞事以實之無兄而盜嫂不入國而交大夫而胡氏又從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夫胡氏不過欲籍公羊奔喪之說以文已親往之例而不知聖經具在不于經是承而誰承也

然則何尹氏曰此鄭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曾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之為公子也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獲焉鄭人囚公于尹氏尹氏

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出館于寪氏而遂被弑此十一年公薨傳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則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内卿之列既厠内卿列則不問其為鄭大夫為魯大夫而必以内卿大夫之禮臨其喪既以内卿大夫之禮臨其喪則君親視斂自必書卒况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以尹氏生而其後見弑

一若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公不以祭鍾巫弒乎初因求尹氏而並求尹氏之神既與尹氏歸而並祀尹氏之神于魯雖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故鍾巫之祀雖為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為此尹氏之主必出宫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且不館尹氏而館之他氏以致倉皇之際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尚在則主祭有人未必親出即或親出而館于其家縱有不測尹氏必仍有以衛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

作春秋者所為溯往事而傷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後莊二十二年傳成季酖叔牙于鍼巫氏鍼巫即鍾巫鍼鍾音之轉也公既立鍾巫之祀遂以尹氏為魯大夫而賜氏鍾巫故有此氏鍼季者尹氏之後也此不稱鍾巫氏而仍稱尹氏者著所自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歸賵禮也求賻非禮也事也曰有此事焉爾然而賻也而可以求之也乎況天子乎此其中有義焉若其不稱使則其求賻者平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

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子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正同公穀謂武氏亦未葬夫王朝大夫豈盡乏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況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此矛彼盾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況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隨地踳駮

了無繩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究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究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君薨來赴則史必書之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嫌于内君故我公稱薨外君稱卒以别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書外君卒必書君名以實之至會葬之時彼國易名（易名為謚）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謚而但書國爵則又與彼國之前

後君無所分别故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謂同盟必通名告神故我君得知其名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鮑卒皆未同盟而皆書名為不通矣不同盟而書名不可勝數此舉其槩耳後倣此其或不書名史略之若謂不同盟者不書名或與大夫盟而不與君盟亦不書名則成十四年秦伯卒與君盟而不書名襄四年陳侯午卒與大夫盟而反書名又不通矣或曰外君書名固是史例若書卒則必彼赴有是稱而我乃因之是我

國書薨嫌于我君彼國書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為訓若謂譏則不嫌則禮記雜記明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是譏必取下若果譏必不舍不禄而反稱卒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是不禄較卒為最下至于或月或日則史文詳略無關義例惟書名與卒則核之通經而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為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得書卒此夫子作春秋革舊史之稱而不因其文以諸侯放恣不奉王

命故于其薨時特書曰卒以貶黜之使不得為諸侯也夫鈇鉞之誅不加于生前而苐為此褫魂筲墓之舉既已非法况哀十四年夏簡書書莒子狂卒此魯史原文也史例原稱卒而謂夫子特革之以誅此五等邦君不亦異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兩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餘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而此及後文多不書大夫者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謚其書謚者以薨後易名則諱名禮也其概稱公者從我大夫送者之辭也乃胡氏又自造為例分作兩等一是魯史舊文或怠于禮或弱其君則原不會葬而據實不書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筆或

討其賊而不書如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賊也或諱其辱而不書如晉景公告喪書卒矣而經不書葬是諱辱也或治其罪而不書如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是治其罪也或避其號而不書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削筆也彼史文不必言矣嘗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據討賊不葬以宋殤齊昭為言則宋殤被弑可云討賊若齊昭公卒已

立子舍而舍方被弑其於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弑何得云為昭討賊況春秋被弑多書葬者襄七年鄭伯髠見弑于子駟而書葬三十年蔡世子弑其君景公而書葬然則夫子削之者止一宋殤而其不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筆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諱辱不書則誠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晉晉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晉然此是史文非削筆也且其事與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

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楚正同此兩事一例而胡氏以如晉一事屬之諱辱如楚一事又屬之避號是自亂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書吳楚之十卒不書則如夢如囈更有百不能解者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嘗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並無所獲罪于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閒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為削之若其云十卒則吳在襄世始見春秋楚在成前並鮮赴告故吳之書卒祗乘與夷昧而楚則宣之旅襄之審昭之麇

與居哀之軫共七卒而無十卒若襄之昭則公親送葬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猶是五等邦君耳而例當書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統以公字概之今既于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則于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子也而公之而乃曰避號吾不知其所謂避號者恐其稱王而避之乎抑亦吳楚國號理當黜絕概不使入春秋經也凡此皆夢囈之語每欲為審處而未敢決也況敢曰此夫子之削筆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彼以伐取告則此書之然而罪在其中焉杞國名夏禹之後牟婁杞邑也其後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降則不特莒長有此邑且莒之公族即有以此邑為氏者矣其堅恃如此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後同

此春秋書弑君之始也完者衛桓公名其書名者正

與列國君甍書名例同此必非彼國來赴原有君名與同盟告神我知其名者據此則益信君甍書名之但紀實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也其不書公孫但書國號者亦正與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例同胡氏謂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故不書公子而書國則公孫無知乃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之從弟而不書公孫將責僖公以不能教從子乎抑責襄公不教從弟乎抑責夷仲年乎

從父從兄無教子之責夷仲年失教又無國君之分則其所引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又隔一層矣其書國則里克弑君亦得書晉況公子也據傳衛莊公娶齊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勿禁莊姜惡之則莊公原有失教之過然此時焉能以州吁之惡追治莊罪況稱國不稱公子此皆陋儒惡例無一通合者世人不學偏為其所惑何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

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然與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不同時魯宋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即州吁弑君之亂遂遇于清清者衛地名則是不得已而改盟為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書遇皆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惡遇魯宋此遇明為衛亂則春秋不惡此遇乃初以刑歃煩文為非禮所貴既又以遇禮簡略為失人君之禮

則明屬吹索況終隱之世盟會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司盟王府器幣告之之故釋春秋者不讀春秋而憑空捏撰豈可訓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據其告辭而直書之者宋衛陳鄭連年有征伐見於春秋皆始此役且皆發于宋而衛繼之據傳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衛則以鄭莊曾伐衛故欲修怨以求寵於諸侯因與

宋相約遂聯陳蔡以伐鄭是首事者宋公也其秋復伐鄭亦宋來乞師可驗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而胡氏謂衛為主而宋為輔其先錄宋公為春秋誅黨與之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為不通矣且宋陳書爵係君自帥師而蔡衛則諸大夫帥師者故稱人所謂以賦從而不親往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往者其書君書大夫書國書人例俱見前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亦據事直書者翬者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與前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例同漢後史文多有徒名無氏者即韓愈淮西碑淇命將出師亦皆徒名可驗若謂翬不俟公命故去氏則二年帥師與公子溺安得皆叛公命者若謂以翬後弒逆故去公子則此時弒逆未形豈可豫設一討逆之例且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

邾皆弒逆而皆書公子何也若謂凡書法氏族書即為褒去即為貶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以逆賊而書公子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以讓國之賢而反去公子其可通乎凡此皆徧合經文而無一當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虛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因來告詞而為之文者據傳州吁不和于衛人石

碏陰誘其因陳侯以覲天王使定其位於是乞陳執州吁還衛而衛人殺之是殺州吁者石碏也其時公子晉在邢而衛迎立之公羊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乃殺州吁稱衛人立晉亦稱衛人似非實録不知春秋討賊人人皆得而誅之況衛殺州吁實衛人不伏使吁不自安于衛而後碏之謀以成則碏之誅吁碏之立晉實因衛人有同情而共起討賊此秉彛之良所當急予之以風世者其不書右宰溰殺時石碏使右宰醜溰

殺之而書衛人不書晉從邢入凡從外入者皆書入書納而書立晉一似殺之在國立之亦在國者此乃所以為文也以為書法當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稱衛侯則弒立不久先君未葬殺州吁明年葬衛桓公此與齊無知弒襄公自立齊人殺無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稱齊侯正同史凡弒立未久如莽卓敦温類俱不稱君可驗若謂未與盟會故不稱君則一與盟會而即得以倉猝弒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衆衛人立晉為立賢曾是衛

宣而賢也乎

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内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子而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弑雖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於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説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但書事而義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傳作盛

郕國名左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左傳與後文合作一節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繼室以子貴者為別立一廟祭之隱以桓為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為立宫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宫

初獻六羽

此新成仲子之廟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則一行八人八其八為六十四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六其六為三十六降而大夫四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因之羣公之廟又

復因太廟而遍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室別宫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宫初祭用此非如穀梁所謂始僭尸子所謂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宫耶抑仲子宫耶若仲子宫則宫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宫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昭二十五年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祀桓公以八佾舞于庭則即一初

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䴏突況其他乎

邾人鄭人伐宋

據傳宋人取邾田邾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則邾為主而鄭從之所謂敝邑為道是也道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葢謙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邾次鄭自是史例而胡氏又謂衛州吁告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彼以宋為主者春秋絶黨之法也此堅執前傳首誅黨與一語不知前傳宋本

欲伐鄭而衛以伐告則主在宋此時鄭未欲伐宋而
郳以伐告則主在郳其例甚明故衛告宋曰君為主
敝邑以從此告鄭曰君釋憾敝邑為道雖同一相告
而其詞不同

螟

災之必書非幸災也恐其傷我民也螟蟲之食苗心
者此時秋九月為夏時七月禾尚未登而蟲食苗心
不其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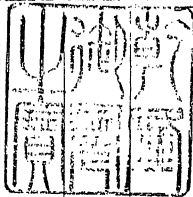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大夫臧僖伯名公觀魚時僖伯力諫不聽故于其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書葬者大夫無書葬例也餘說見前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報邾人之役也長葛鄭邑圍者師環其地也此書圍長葛圍而即還耳次年冬書取長葛則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而胡氏以今冬之圍將直至明年之

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誤矣鄭此時被圍已屬冬末而次年之春即書鄭人來輸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長葛註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此實録也



春秋毛氏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王天禄

春秋毛氏傳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據傳公未立時與鄭戰狐壤而獲公焉則公原有怨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搆而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應則似于鄭

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怨在彼納好此春秋所予也輸左氏作渝渝者變也非變其平乃是變讎怨而即于平也雖渝與輸字形之誤然其義亦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名盟會見前

秋七月

說見前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地而不書鄭者前年有伐鄭圍長葛文則長葛鄭地可知況春秋分邑皆有數其列國都邑皆見書策但舉一邑名而即知為某國之邑故春秋凡書邑概不冠國于邑上可驗也若賈服謂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地則凡盟于某戰于某次于某敗于某皆但書某地而不繫何國豈皆不能撫有之耶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隱二年伯姬歸紀矣叔姬以幼娣而待年于國至是始歸故書之且為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酅張本若謂以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衛之莊姜魯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

滕國名不書名者史闕之也說見前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據左氏以不時故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諸侯有聘問之禮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故周禮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頫聘而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皆以玉帛獻享相結好者齊魯本世好之國至是僖來聘且使其弟重典例也年者弟之名左氏稱夷仲年似以夷仲字而年其名者其不稱公子則史例如是予前已備言之而

胡氏謂惡夷仲之子即無知後成簒弑遂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子簒弑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况無知之弑在莊八年此時簒弑未形而豫戮其父于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

秋公伐邾

據傳宋及鄭平惟懼前年受鄭成而宋惡之故伐邾以媚宋以邾為宋怨故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故傳曰為宋

討也夫邾為魯隣且曾盟蔑以媚宋而致絶與國而壞舊好于義何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朝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為我來未可坐視況魯職方伯即不請王命亦可以興師討罪如伯禽征戎已事而乃

了無所施而徒書其事于冊其安之乎凡伯者周之
卿士凡國伯爵也伐者以兵制人不必有鍾鼓曰伐
以歸者脅之而歸楚丘衛地名據傳戎朝于周曾發
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賓禮相待故戎怒伐之亦
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鄭搆兵已久而衛復佐宋以加於鄭雖三國連搆

實則以一鄭而敵宋衛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絀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曾盟石門齊原有袒鄭之意至是稍不平因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先自為相遇之禮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則赴齊僖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過據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衛之不欲平先為詭秘以啓齊之疑亦可見矣宜乎齊之一聞王命即渝此盟也垂衛地名

先仲氏曰宋殤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殤公者宋宣公子也宣公舍

子殤公不立而立穆公故穆公之死亦舍其子馮不立而仍立殤公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為先君所立而使居于鄭謂讓殤也非奔鄭而與殤爭國者也三傳皆云穆公使馮先出居鄭以避殤乃徙以居馮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甘之乎衛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叔段奔共時其子滑奔衛挾衛伐鄭取廩延故鄭伐衛以報之滑以叔段之子奔衛伐鄭此與鄭爭國者也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衛反假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皆善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後同

庚寅我入祊

據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營洛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陪祀泰山以其邑名祊亦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邑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相易而我許之因來歸

祊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祭言請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訓也夫子從魯史文例先書彼歸若意出自鄭者繼書我入若我不得已而姑受之者然且並不及許田一似鄭之歸祊與許田了無與者其後桓元年以許田歸鄭但書鄭假亦若意出自鄭者且亦並不及祊田一似許之歸彼與祊田又無與者此乃所為文也所為魯史成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宛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說皆謬至

于許祊之易經未書復而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似後此僖公作閟宮時已經還許而經偶不書或亦史克作頌故爲復文以示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然則史文必有例賦頌且然况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衛先遇于垂正為齊侯欲平鄭而先相會以謀之至是乃始請齊侯而共為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為主宜首齊侯意在平鄭宜書平宋衛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衛先盟齊侯遂不甘為主故齊使來告首稱宋公而我史書之若不書平鄭則以此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冬復來告左傳齊侯使則來告成三國已書在秋而不及再書此皆就告詞登冊而並無筆削于其間者若其義則三國之搆於此暫息亦春秋

所予而無如繼此之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曾齊三國共起討宋又别是一事非此事也瓦屋周地名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前二年紀為娶魯女專與莒盟以為魯修好故此復盟莒以成紀之意左氏所云成紀好是也浮來紀地名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大夫見前史例君薨必書他國君薨則因其來赴而後書之若公族大夫則有卒有不卒其卒也有氏有不氏有月日不月日皆魯史舊文而夫子存之並無筆削于其間者如此無駭卒不冠以氏與書翬書柔書溺例同但書某卒與下九年書挾卒例同乃從來謂不書公子以未賜氏故則翬柔溺挾豈皆未賜氏者乎且氏非盡人可賜也據周語曰帝嘉禹德

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徳然後賜氏否即不賜
則春秋公族亦無幾人可賜氏者況明明弑逆公然
有氏曾之東門始於襄仲衛之公父肇自定叔此是
誰賜而歷歷稱之且曾多公族臧孫叔仲公父子服
未必皆出公賜也大抵先公之子則為公子公子之
子則為公孫公孫之子則或從父字或從父謚或從
官從邑而自立為氏故天子賜姓亦言天子而下惟
諸侯有姓故云賜姓如曾姬齊姜杞姒宋子惟諸侯

百世不易而他皆更氏則諸侯之不更氏一如天子所賜者若必真有所賜則齊陳魯衛有誰賜姓昭八年傳謂胡公不淫因賜之姓則陳之姓嬀史世家明云由舜居嬀汭而早以為氏未聞入周始姓嬀也若晉語謂伯夷炎帝之後賜姓曰姜則炎帝本姜姓何待伯夷始賜之至于諸侯賜氏則亦唯宗卿大夫始得有氏一如諸侯之賜之者故魯桓三子稱為三桓而公子公孫之後皆得以父字為氏父字仲慶則為

仲孫父字叔牙則為叔孫父字季友則為季孫字有二義一是加冠之字如臧氏展氏是也一是長幼之字如仲孫叔孫是也此皆遵舊例而自為更之若必賜而後有氏則賜氏必在身後何以仲孫叔孫在生前皆得稱之乃自氏而又分之則謂之族如仲孫之為南宮叔孫之為公若季孫之為公父不一而足故孔疏謂合之為族而分之為氏則殊不然姓分而為氏氏又分而為族未聞族反合而氏反分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

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則由姓而氏由氏而族遍考歷然今無駭不知為何公之子何公之孫而史偶不氏本是史例而左氏必以未賜氏為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為左証夫無駭即未賜氏即果是既死之後然後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左氏記事極可據而一當解經則十有五六誤者况生千百世後而尚欲舍經而就我可

乎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而季字也天王下聘已見前七年矣隱十一年中天王下聘者二歸賵者一而公于上交之禮亦曾有一於此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雹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斯時未啟蟄而震且雹焉災

矣震者雷之能擊物者謂劈歷也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為災大即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螽雨雹同

挾卒

挾者魯大夫名其無氏者說見前

夏城郎

左氏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

據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謂齊魯皆方伯也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興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隂謀伐宋之舉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於此數節皆絶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一語而但為列國搆怨之文以曲記其事此夫子之微意也防魯地

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前既與齊會矣此復與鄭會然皆在魯地則魯為政矣中丘魯地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與下節正興師討罪之本事也乃三國之君皆不親往而通使大夫帥師凡大夫帥師而無名氏者即書人斯已竒矣且鄭受王命又復為王國卿士等之王臣自宜親統

六軍身先二國而乃陰借王師陽奉齊魯伐不前驅取不入獻可稱王乎則亦列國搆怨之師而已矣首我文也殿鄭亦文也不稱王命亦文也若翬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則史例如是于春秋書法並無與焉前我與齊鄭合謀專為此舉則此時命將出師全出自三君所謀其所云翬帥師者亦命之帥師已耳其不稱公子者史例如是等之無駭帥師溺帥師已耳而說者必求其徒名之故以為先期夫先期者必二

國未集而我先在軍期未同耳今明明齊人鄭人三國並行何為先期且先期亦不應削其氏也向以非公命而削其氏今三君同謀在前我公專勝在後則不得云非公命故别以先期責之則後之公敗宋師齊鄭未集真先期也經亦但書公而不及齊鄭先期故也然而經之為文祇惡其牽伐責其利有而未嘗以先期之故更稱變名則暈可知矣餘見前翬帥師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此公先期取勝也據傳三國大夫于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復會于宋地尅期並入公于齊鄭未集時竊宋無備乘間而敗之繼此則鄭師取郜而歸于我又繼此則鄭師入防而歸于我則是我但取勝而取郜取防皆非我事然而鄭師歸之魯史即書之者事也其但書我取而並不及鄭師之歸之者文也且我之

敗之者事也但書我敗之而全不及二國一若此時無二國之師者文也亦義也菅宋地名郜防宋二邑名

秋宋人衛人入鄭

此報鄭取郜防之役也前取郜防時祗六月甫及秋而宋即報之故乘鄭師未還而即挾衛蔡以造國邑傳所云鄭師還郊猶在郊是也但倉卒襲人未能得志故又去而伐戴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小國名宋衛三國皆大夫帥師無所適主入鄭未遂去而伐戴此如秦三帥之襲鄭不得去而伐晉正同然則鄭之餘勇其可攖乎伐取者伐三國之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者此見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文故左氏曰取三師焉舊註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一軍皆禽不止獻俘獻馘故名為取服虔謂設伏而敗乘其無備為取則荀吳敗狄乘其無備鄭敗燕師設伏而敗皆不稱取非也此與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罕達帥師

取宋師于嵒例同自杜氏孔氏不即引例遂若無取
師一証致公穀謂鄭藉三國之兵以取戴夫三國以
入鄭來與鄭為敵其不取鄭亦幸矣而鄭尚可藉其
兵以取他人國此是何説毋論三國必不許鄭必不
能即許之能之彼區區小國因我受大敵以波累于
彼天良未絶不能救�田之而反收其地而不之却為
此說者其殘忍㤼薄與禽獸無異而胡氏復重其罪
謂鄭伯狡詐能以奇勝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四

國已鬭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則不知鄭師之駐郊駐鄭郊也鄭以六月庚辰取防七月庚寅還郊其相距止十日而宋衛與蔡已乘虛而騶入于鄭則其還國而却三國之師不啻旋踵是預知宋謀而急還急還而急入國以拒敵其在郊不過頃刻耳而曰多方誤之已屬誣妄况駐師觀變當在戴郊今乃駐已郊以誤三國吾不知其何以誤之也若謂鄭莊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專以殘逞則王師之敗不

見于經責以入許則必大為莊所笑吾入郜而不取郜入防而不取防入郕而不取郕入許而不取許而謂吾救戴而反取戴小人之心也若春秋三書取師皆宋鄭相搆鄭取宋二宋取鄭一其義何居此則不必深文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據傳蔡人衛人郕人不受王命即前王命伐宋故齊鄭討之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說見前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註父死子立為一世言一世止一朝也而前儒斷之謂尚書周官天子六年五服一朝令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朝之説别無左証惟世相朝則有之或小國朝于大國或敵國相為賓或

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此朝新君也至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鑿鑿也此則滕薛兩國並來朝我而並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相行禮如

滕薛爭長是也行禮時薛欲先滕後滕以同姓先薛見左傳若同時來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薛任姓黄帝後奚仲封薛滕同姓見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左傳作郲公作祁黎

據傳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夫公欲伐許而親造鄭地則又魯為政矣故入許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魯先之雖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師登城而入許時公孫閼與潁考叔爭登閼射考叔墮而瑕叔盈又執蝥弧旗以登鄭師畢登遂入許三人皆鄭大夫許莊公奔衛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主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聞則齊亦在首謀者但其功在鄭故終歸之鄭鄭伯乃復令許叔守許而不取其地許叔許莊公之弟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曰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言待莊公歸也則魯史所記

自宜次鄭終齊而今仍首我而殿鄭者以為摟伐之罪三國共之然首從不可泯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此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實被弒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被弒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被弒

故塟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

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謂將遜國於桓而終老其地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先是公見獲于鄭而因之尹氏尹氏者鄭之大夫前三年經書尹氏卒者是也公為公子時與鄭戰狐壤為鄭所獲而因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神而公陰禱之至與尹氏歸則立鍾巫祀每歲出祭乃以尹氏卒而館之寪氏翬遂遣賊就寪氏弑公且討

賊寪氏而嫁禍焉是弒公者翬主弒者桓而為人受罪者寪氏也是翬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隱實不能君以致有是也是皆魯史舊文夫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改弒為薨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弒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諱國惡也僖元年傳曰諱國惡例也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為夫子所削則衛桓齊襄尚不見削而謂隱獨削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經多不討賊

而仍書葬者説見葬宋穆公傳

春秋毛氏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毛氏傳卷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桓公 公名軌史世家又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為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弑之次年而左氏疏又謂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討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

不必踰年始即位此與晉厲被弑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冡宰桓之待儲實同樹子如以冡宰攝例較之則冡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冡宰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誰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弑悼即改元則並無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被弑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二月即位至次年當襄公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即位國語正月即位皆在厲八年春未嘗改元若史記年表則悼公改元正在

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義如此

襄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遭喪即繼位然必改元行即位禮常也惟遭弑逆則多有不行者莊閔僖是也今桓行即位禮所以飾弑隱之不由已也然已有弑之者矣且討寪氏矣忍行之乎即位説見前隱元年

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

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是隱之授桓實讓之非攝之也乃惠以邪心而欲立桓而隱又探其邪心而成之以讓桓夫婦之大倫從此亂矣其說雖近似而實不然者周制周禮已渺乎不可問矣吾即就春秋斷之莊公取哀姜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此與惠公娶孟子無子其娣聲子生隱公無以異也莊公別娶孟任為夫人而生子般與惠公更娶仲子為夫人而生桓公又無以異也莊公舍閔僖不立叔姜生閔公又

有成風生傳公最長而欲立子般與惠公舍隱公不立而欲立桓公又無以異也然而季友奉莊公之命以死立般甚至殺兄奔國禍連數世在莊不為有邪心而在季友則不惟不探君邪然且成季之名魯人稱之史官褒之夫子又從而存之筆之至定哀之間他國君臣尚有稱季氏未亡其先人有大功于魯者而胡氏亦引唐陸淳之說謂季友恩義俱立變而得中若是者何也學者註經所貴平情況春秋一書全在比例豈

有春秋本經前後見在而舉其一遂忘其一者豈有同一事例而前極貶之後又極褒之者夫周制已亡但當闕疑雖曰諸侯不再娶而公羊謂媵有貴賤貴即當立何休又謂嫡無子則立媵媵無子則立姪娣是立媵立嗣原有次第况舍媵更娶則貴有在媵上者故左氏于仲子曰為魯夫人于孟任曰以夫人言許之夫母稱夫人而尚謂其子不當立耶韓宣子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則周禮已亡春秋實可以論禮

予定春秋例而以禮例當四例之首豈無謂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左傳合下爲一節

鄭伯以璧假許田

甫即位而修鄰好禮也然而桓之為此則意在固其位也若其先與鄭會者以隱曾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祊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祊田者易我成周朝宿之邑之許田以各近其國故見隱八年在隱雖許之而未與也即彼已歸祊我已受祊然而仍

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祊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媢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璧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並不及祊田但云以璧假我許田耳此與前歸祊入祊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衛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曰盟于越結祊成也越亦衛地與垂近盟與會二

禮說見前及者史例首本國也胡氏謂及者我為志會者彼為主前已詳辨之見隱元年此垂越皆衛地去魯遠而去鄭近則必公越齊至衛而鄭應之其斷非鄭志可知乃胡氏又堅執其說殊不知此一盟一會本一時事會垂而假許盟越而成祊總此事也魯衛齊鄭相距頗遠豈能于三四兩月間兩約期日兩散兩聚雖歷夏秋實一時也幾有一時一事而我志彼主分兩例者誤矣

秋大水

以災故書說見前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督宋太宰華督也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見前與夷者宋殤公之名也大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名者史例則然無所為褒貶也此其例與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並同若謂書名為貶（見左氏註）則荀息仇牧皆書名矣且未有宋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為字是褒孔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見左傳）並不是字亦正以君名臣字于禮不通故不遵其說若穀梁謂孔氏父謚則可笑尤甚周制謚法並無有以父為謚者且大夫卒三月既塟然後請謚此時君臣新死焉得有請謚賜謚

之理況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以謚來赴者君赴尚不謚而謂獨謚此大夫乎祇督將弒君先殺孔父而經先宋公而後孔父似書法有異而仍不然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後臣斷無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況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為弒公以召公子馮之舉所礙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殤公即位以來牽連齊魯累歲伐鄭無非為公子馮一人而為宋司馬而董戰鬬者匪他人即孔父

也宋殤公者宣公子也公子馮者穆公子也宣公舍殤公而立弟穆公故穆公亦舍子馮而立兄子殤公使馮出居鄭以避之是馮居鄭讓殤未嘗奔鄭爭國也而十年十一戰皆在鄭不惟民不堪馮亦不堪矣督有意名馮不得不弒君欲弒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弒宋公而先及孔父則其所謂及之者實順推非逆數也故督為太宰乘民怨之故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于其家奪其妻而弒公焉左氏謂孔父有罪佐君興師不能正君

德以及于難固為非是何則父既殉君則雖有罪而此時不及重在督則輕在父也若公羊謂賢乎孔父義形于色則又不然義不能匡君以正其家先是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疏謂禮婦人之出必擁蔽其面乃令人見其色美以致殺身而妻從他人是不能治閨門也不則其所謂正色立朝者徒擁强兵以長君之惡穀梁所云孔父閑言孔父但能閑衛君也夫但能閑衛君則彼弑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衛得乎

滕子來朝朝新君也後杞侯來朝同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見隱十一年此專以禮書而義無譏焉若滕本侯爵而今稱子則是桓王所降黜者杜氏云東周雖微然猶為天下宗主既能命郳為諸侯豈不能降滕為滕子在前儒已辨之久矣而胡氏復謂時王不能黜諸侯此獨因朝桓之故以諸侯而朝弒逆故仲尼特削降之則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豈皆朝弒逆而皆降之況滕之稱侯自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稱侯

後則處處稱子如莊十六年諸侯滕子同盟于幽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二年諸侯滕子伐鄭宣九年滕子卒類是隱末桓初降侯稱子延至十二公而未有改明明被時王所黜而以為仲尼惡桓特筆而削此侯爵何我仲尼之受寃至此極也嗟乎何受寃至此極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成者平也正而安之也宋華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為不當而無如受其賂而還也郜大鼎者郜國所鑄之大鼎也太廟周公廟也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之者此其中有文焉若曰我以平亂故取之豈受賂乎或曰成者成就之義則天下豈有人國亂而我合諸國以成就之者始以平往既以利還無非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至于立華氏則經無明文杜氏亦以為督未死而先賜族世無是理先

仲氏曰善解春秋者當以傳解經必不當以經解傳

此其一焉稷宋地名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據傳始懼楚也楚熊繹之後而居丹陽至熊達僭稱武王徙居郢武王十九年即隱之元年也自是寖大而蔡與鄭實逼楚因懼而謀之然何益矣鄧蔡地名

胡氏以鄧為小國此本賈服説而又誤者孔疏云鄧

是小國去蔡鄭甚遠不能遥會其地且蔡鄭此會本為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謬矣

九月入杞

據傳杞侯前來朝以不敬故此入之夫既來朝雖不敬無伐之理此必有他故見僖二十七年傳

公及戎盟于唐左傳合下作一節

冬公至自唐

據傳書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

舍爵策勳禮也但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適天子禰諸侯相見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餘廟則是出入必告廟比之出告反面之義而告祇在禰其曰宗廟者該祝史言之也且出告不註者以出祇用幣無飲至策勳之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喜其至而飲于廟中也策勳者飲畢而書其所行之事于策也勳者事也功也此是禮

例其有書不書者以行禮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勲如所行有諱避之事或第命祝史而已不親告則皆不書乃胡氏又自為例曰此常事不書其書者或誌其去國之久或録其盟會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則在春秋公行凡一百七十六其書至者八十二並無一合如此書至謂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則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誓所謂東郊不開是也未嘗遠也况唐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長

親來而會于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略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說見前而穀梁謂桓無王故削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至三年而始削之何

其討賊之需遲也則又為說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宋督弑君與夷則是有王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褒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華督弑君與曾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得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悉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

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于諸年並未嘗有治罪貶削之事是屬詞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吾故曰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齊侯齊僖公也會于嬴者成昏于齊也嬴齊地文姜聘

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謂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

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郕公羊作紀郕公羊作郕

二月我入杞故此會而成之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桓公娶文姜也古諸侯娶女亦必親迎然此禮不行久矣但送女大國必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即以

上卿行之䡴見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送女大國必命上卿未聞有公親送者此齊僖愛女故然然失禮矣讙魯地名杜氏云已去齊故不稱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云告于廟也禮迎與至俱告廟而祗于至云告

廟者猶公行不告而祇云告至例同第書至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推之天王之嫁娶皆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類而胡氏以不親迎并不書卿至為不能防閑啓文姜敝笱之兆夫魯十二公惟桓莊為親迎桓迎于境雖為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然而文姜

哀姜淫失尤甚則夫敝笱之兆或别有在恐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况不書卿至則公親受之正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女出嫁後隨遣大夫加聘問之禮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在本國遣使謂之致女在他國使來則謂之聘此傳曰致夫人也則致女之聘也年即夷仲年見前

有年

年者稔也熟也穀一熟曰年有年則熟者衆矣賈服謂桓惡而得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則宣十六年書大有年宣惡不必過于桓而曰大不宜有誤矣況君惡耳民亦何罪而必使無年此徒以婦孺之見測天意而胡氏遵之不可笑乎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書春正月者周之正月為夏之十一月正仲冬也狩田者以田既藝穫則隨地可狩故曰狩田此狩于郎與莊四年狩于禚昭八年蒐于紅十一年蒐于比蒲例同但左傳曰書時禮也而公羊以地遠為譏考之郎邑在魯郊實未嘗遠註者亦知難通變言郎邑本近而郎邑之屬在郊外為遠則明是遁詞而疏左氏者反襲其說以為常地不書如西

狩獲麟是也非常地即書如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葢狩有常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類夫圃囿者游觀之所不事較獵故春獵曰田謂取獸于田也夏獵曰苗謂為苗除害也秋獵曰蒐謂搜獸于藪澤間也冬獵曰狩謂閱畢園獸而大較以畢農事也此明屬異地並無有場圃苑囿為四時常獵之所見之經傳不得已而以名狩河陽西狩獲麟証之夫名狩書地果是狩乎西狩不書地則何以云西西者國之西也西

郊則地矣若云常地不書則春秋五蒐三在比蒲然又書何也乃胡氏并襲其説以貶桓夫弑逆之罪不以禮狩而减也罪在弑逆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也凡此皆深文之不必然者况我欲誅桓而桓不受誅則其罪反在所誅之者矣春秋筆削定無曲詞何可使爰書不確任人平反至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天王周桓王也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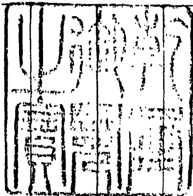
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弒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焉益過矣此春秋之筆所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官稱名則與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歸賵例同並無書法而說者又紛紛焉按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皆稱宰此宰夫之職本下大夫與上士相通例當稱名宰者官渠者氏伯糾者名也若公羊註以渠為名伯糾為字云名字並見已杜撰矣穀梁註謂下大夫老以伯為老稱故書字則與左氏云伯有父在以

少年來使故書名一老一少極其可笑而胡氏又云宰是太宰伯是封爵當是以諸侯而入相與既相而受封者則丁零盗蘇武牛羊何從按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漏並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况春秋編年專為記事徒

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斷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羨文也文有盈羨即當有闕佚羨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闕時闕日而

即謂貶桓則此有義曰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衛侯之卒可褒乎



春秋毛氏傳卷六